

世界名画欣赏

SHI JIE MING HUA XIN SHANG . II .



目 录(第十一辑)

戴玫瑰花的姑娘	[法 国]	雷诺阿	(封面)
埃赫阿吞的两个女儿	[古埃及]	佚 名	(1)
青年巴库斯	[意大利]	卡拉瓦乔	(2)
瞎子的寓言	[尼德兰]	勃鲁盖尔	(3)
卖虾的女郎	[英 国]	贺加斯	(4)
普绪刻被劫持	[法 国]	普吕东	(5)
洗衣妇	[法 国]	杜米埃	(6)
佛丽·贝杰尔酒吧	[法 国]	马 奈	(7、8)
贝尔·伊尔的礁石	[法 国]	莫 奈	(9)
人民围绕二个共和国跳舞	[法 国]	卢 梭	(10)
彼得格勒保卫战	[苏 联]	杰依涅卡	(11)
台子和椅子	[法 国]	德 兰	(12)

埃赫阿吞的两个女儿(约公元前 1421—1388)

壁画残部(358×487 cm)

[古埃及]佚 名

这幅几乎全是绯色调子的画面,是阿玛尔纳*时期遗存的壁画艺术菁英。据资料记述,当初整个画面是这样的:法老埃赫阿吞和王后坐在御座上,他们年幼的女儿围坐在身旁,小女儿正吃着烤鸭,另外两个赤裸着身子沿坐在枕垫上逗玩……。描绘的是国王和其妻子女的宫廷生活,充满了世俗家庭的生活情趣。画中的两个少女即是这壁画的残存部分。她们天真悠闲,嘻戏自若,就连少女躯体的曲线也不受拘束,艺术家完全摒弃了以往所遵循的表现王室尊严的保守手法,而崇尚写实和直率的塑造。

人物形象的大头、长脸、细脖子及梨子形肚子的造型,都反映了那个阶段审美时尚和理想。艺术家把埃赫阿吞——这位敢于向祭司集团斗争的王,视为时代精神的象征。更以写实的手法把两少女酷肖她们父王相貌的这些奇异特征,无所顾忌地描绘出来。精巧华美的装饰风格以及人物身上佩戴的珠饰都反映了那时期王室的侈华生活。

另外,造型方法上的正侧脸庞,突出额、鼻、唇的外轮廓和正面式样的眼睛;肩胸呈正面并现出双臂,而腰以下部位又作侧面的表现。这种两次九十度转向,把各部特征综合起来的“观念的形象”仍遗留着古埃及雕塑和绘画的“规范”和“程式”。然而,流畅的线条和自若的人物神态,多少冲淡了古典表现手法的不自然。这些艺术风格的演化反映了这改革时期的新精神——从神化向人化的推进。

潘跃昌

* 公元前一三七〇年新王国时期的第十八王朝,阿门荷太普四世发动了一场宗教革命。

随着宗教改革的是一场艺术革命。艺术家获得创作上的自由,可以打破陈规从古典的理想化中解放出来,根据生活真实描绘世界。出现了一批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杰作,史称为“阿玛尔纳艺术流派”。



青年巴库斯(1589—1595)

油 画(93×85 cm)

[意大利]卡拉瓦乔(Michelangelo Merisida Caravaggio, 约 1573—1610)

卡拉瓦乔系这个画家的绰号,他的原名是米开朗琪罗·迈里西。《青年巴库斯》是他早期的一幅代表作品。神话中半神半兽的酒神巴库斯,在这里被描绘成披着古罗马式长衣的英俊青年。结实的体魄洋溢着青春的美质,据说这是一幅卡拉瓦乔的戏剧化了的自画像。

他自称是提香的弟子,又在摸索着自己的艺术道路。在这幅画中,色彩和光影的处理就混合有意大利北方风俗画的明晰和尼威斯画派的朦胧;对比强烈,描绘精致,还能看到物体自身焕发出的自然气息和可触的真实性。这种“无情的真实”排斥了当时公认的表现贵族趣味的理想化;利用强烈的光影对比,直接表现图象的新手法都与追求和谐、均衡美的传统观念相对峙;也否定了玩弄概念技巧的矫饰主义。他曾说:“自然为我们准备了最完美的老师”,体现出一种“自然主义”的观念。这位古代酒神,那微垂的眼帘,陶醉于酒的神态给人一种十分亲近的真实感。虽然他的自然主义也还残留有当时盛行的理想主义的痕迹,那水淋淋的一大盘水果和葡萄叶子间却透露出一种抒情味。装着葡萄酒的杯子和酒瓶,也是巴洛克画家所热衷描绘的绝好的例子。当时,意大利的艺术土壤正日渐贫脊,卡拉瓦乔以他对自然的写实精神揭开了绘画史上新的一页。

陆 明

世界名画欣赏

00/2



瞎子的寓言(1568)

胶彩画(86×154 cm)

[尼德兰]勃鲁盖尔(Pieter Brueghel, 1525—1569)

六个瞎子,彼此搀扶着嗒嗒冲冲地走着,突然前边领头的一个失足跌进坑塘,接着是连锁式的一个跟着一个跌落下去。画家把这带讽刺、隐喻性的悲剧,通过六个盲人头部位置的抛物线鲜明地表现出来。他们衣服的颜色也采用了彼此接近的固有色,并按下跌的方向,作更深的色调变化。这样的构图虽然并不鲜见,但作品的纪念碑意义,唤起了观者的共鸣。这是画家逝世前的最后一幅作品,就象是勃鲁盖尔留下的一份遗嘱,体现了他对祖国尼德兰的忧虑。这故事原出于马太福音的一节,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他们是瞎眼领路;若使盲人领盲人,二者必皆落入坑中。画面上领头的一个已经跌倒,眼看着后面的一个个跟着跌进。这里的绘画语言似乎在警告人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要重蹈这种“盲目”的覆辙。

勃鲁盖尔一生以农民生活和农村风景为题材,被称为“农民的勃鲁盖尔”。他对尼德兰的自然景色怀有深厚的爱,并表现了在他以前诗人和画家没有发现过的美。从这幅描绘风土民情的故事中,农村的景色就描绘得十分迷人,明朗的天空,平坦的草地,一派宁静,但这和平却蕴含着—触即发的尼德兰社会的动荡。

陆 明

* 法利赛人:《圣经》中称他们是言行不一的伪善者。

法利赛人:《圣经》中称他们是言行不一的伪善者。



卖虾的女郎(1745)

油画(25×20.7 cm)

[英国] 贺加斯(William Hogarth, 1697—1764)

这是一幅很有气势的杰作,却以潇洒的速写笔触于虚淡的氛围中完成。

女郎轻盈地头顶圆盘,于欣奕的声容间,画家似乎安排了这样一段戏剧性的情节:每天她都走街串巷兜售鱼和虾,今天兴许是由于售光了盘里的海鲜而显得分外轻松。一身无奇的衣饰,唯有那条白色的围巾加强了人物侧转的动势,把这个热情、豪放,还略带了点“野性”的《卖虾女》点缀得更加明晰爽朗。轻松活泼的笔触,于棕色的暖色调中达到一种即兴式的绘画趣味,使这位卖虾女泼辣、妩媚的神态跃然纸上。逸笔草草间,画家倾注的热情笔笔可见,无怪乎在英国美术史上评论家都将这一幅画视为传世之作。

刘 迟



普绪刻被劫持(1808)

油 画(195×157 cm)

[法国] 普吕东(Pierre Paul Prud'hon, 1758—1823)

《普绪刻被劫持》一画是普吕东的一幅代表性作品。

希腊神话中的普绪刻是一个国王的女儿,长得花容月貌,足以同爱神阿佛罗狄忒争美。女神为此感到不快,便差遣自己的儿子厄洛斯(阿摩耳爱神)去惩罚普绪刻。厄洛斯对普绪刻一见钟情,把她带回到自己的宫殿。为了不让普绪刻看到自己的面容,厄洛斯总是在夜晚与她相会。心怀妒忌的姐妹们怂恿普绪刻看清厄洛斯的面貌。不料普绪刻一看清厄洛斯的面貌,厄洛斯便消逝得无影无踪。普绪刻长时期地寻找自己的心上人,经历了许多风波、灾难和痛苦。最后,普绪刻终于同厄洛斯重新相聚,从此不再分离。

画里描绘的是故事的开头部分。朦胧的夜色中,酣睡的普绪刻被厄洛斯和小天使轻轻托起,驾着西风飞向厄洛斯的宫殿。被风鼓起的黄色布巾增加了升腾的动势。厄洛斯的双臂托着普绪刻,唯恐惊动她的好梦,赤裸的普绪刻在明暗的渲染中显得飘飘忽忽,修长的身材,娇柔的肌肤和丰满的胸脯更是光彩照人。天际和下方云端露出的蓝色,给画面增添了神秘的联想,意境内涵又非常柔美抒情。这幅作品以感伤的笔触和罗曼蒂克情调提示了法国新古典主义绘画的异化信息,为继之而起的浪漫主义绘画开辟了道路。

北 屋

世界名画欣赏

11 / 5



洗衣妇(1860—1862)

油画(49×33 cm)

[法国]杜米埃(Honoré Daumier, 1808—1879)

这是一幅表现当年巴黎世态的风情画。傍晚时分,一个弯着身子提着湿重的洗涤物手牵着幼孩的洗衣妇,在斜阳照耀下正疲惫地一级一级沿着台阶登上岸来。母亲侧转的身影和步履蹒跚的幼孩,他们魁伟的轮廓犹如一尊雕塑般地耸立在画中央,配着远处锯齿形的高楼和平静的河岸,画面所呈现的意境是那样地自然平淡;母与子的纯朴姿势,隐现着生活的艰辛和温情。犹如一首叙事诗,勾起人们感情上的共鸣。

描写塞纳河沿岸的洗衣妇,是杜米埃热衷表现的题材之一,画中的情景每日都在他的眼帘下出现,就在他画室的右面窗下停泊着几只破旧的小船,妇女们整日在喧嚣、嘈杂的噪声中劳动着。画家对身边的这些事物的感应,致使其作品充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对劳动妇女的深切同情。

杜米埃鲜明的艺术特色,是以他特有的凝练、质朴、粗放的艺术语言,使造型具有一种深沉、雄健的美感。以致巴尔扎克曾说过:“在这个小个子的青年身上存有着米开朗基罗的力量。”杜米埃的造型之所以扣人心弦,素描的果断和概括是其重要的原因,色彩上也同样显示出朴实无华的魄力。诚然,在他的画里几乎不使用透明和鲜亮的颜色,他喜爱低沉的色调,在暗色调的范围中进行变化犹如一个音色圆润、和谐的男低音歌手。在这幅画里,小孩衣服的蓝色及母亲裙子的褐色里都有丰富的色彩闪现,还有母亲右手提着的洗涤物的那一小块光亮蓝色中的明亮笔触和强烈的明暗对比,都反映了画家感受的敏锐。杜米埃曾讲到他对伦勃朗的尊敬,在这幅画中可以确切地看到在借鉴伦勃朗的明暗表现技巧中发展为突出主体人物的作用。

杜米埃的不事矫饰、充满力度的艺术风格,含有一种细腻的韵味,使他在近代艺术史上独树一帜。

徐君萱



佛丽·贝杰尔酒吧(1882)

油画(95×1295 cm)

[法国]马奈(Edouard Manet, 1832—1883)

这是大师著名的绝笔之作。宏伟的构图汇集了马奈一生艺术实践的经验 and 技艺,独特的构思和创意体现了晚期作品中的大胆探索,把近代生活的社会属性与审美特征揉合得极为完美。

斑斓纷霏的酒吧,“酒吧女”面众而立,大理石台面上的香槟、杯中插的蔷薇和盆中的桔子以及这灯红酒绿的世界都在她身后的大镜映象中扩展开来,形成曲折的空间。这一切在大吊灯的耀照下显得朦朦胧胧,构成了一种既真实又虚幻的场景。

金发女侍塑造得如同浮雕一般,端庄娴雅,惨白的脸颊在纸醉金迷中更显得平易而妩媚。形象的深刻还在于“她”也是这幻影中的一个,在那妩媚中,烙于眉宇间的一股淡淡“乡愁”构成了画幅的最高意境。眉宇间的忧郁使得衣着华丽的“酒吧女”带着微微的涩味。体现了画家对这弱女子的同情。

映照在镜中的满堂宾客,都是斑斑驳驳的笔触,人物的形与神、景与色都汇集在色彩的闪烁中。神妙的表现还在于:光与色的颤动和充满活力的笔触使画中的形象脱框而出,金发女郎就象面对着观众正在说着话,台面上的果子、瓶酒又都好似个个触手可及。

画内还提出了另一问题:大镜究竟安置在哪里?右上角那个照在镜里的留着胡子的男子和女侍背影的映象,要标出它的准确位置确也不那么容易。还可以找到左上角边上两只站在腾空吊杆上的杂技女郎的腿……。画幅就是这样,似不合理,却又处理得当,这些恰恰是马奈独特的创作构思。

这种带个性的构图方法,使整个画面充满了新的美感、新的谐调和新的空间,为近代绘画的表现形式开拓了一大疆域。正如评论家所概括的:“马奈对于人的形象无疑是忠实的,他乐于观察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既有逛马路的人的一面,亦有编年史家的一面。”

黄启荣



